

皇朝編年備要

二十一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十一 凡五年

神宗皇帝

起辛酉元豐四年  
止乙丑元豐八年



**辛酉**

元豐四年春正月命林廣經制瀘夷

代韓存寶明年春廣敗乞弟于納江乞弟遁去廣軍數萬進寨追賊越七日至白崖又五日次老大人山山形皆刀劔立又一日上老大人山又二日次黑崖明日過鷓飛不到山又二日乃至歸徠州大小茅屋百餘間自發納江即入叢箐無日不雨雪兵夫凍墮指者十二三疾病死不可勝數往往取僵尸鬻割食之留歸徠州四日求乞弟不獲先有詔不得賊而輒班師者斬廣軍皆懼走馬承受麥文昞乃白廣曰行日上付密詔戒不得啓封候窮迫日始開今既進退不可遂相與開緘視之其詔云大兵深入討賊期在臬獲元惡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乞弟亦聽班師軍中皆呼萬歲曰天子居九重明見萬里外乃以師還

令進士加試律。夏四月親閱

保甲

保甲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與戎械戰袍又具賞犒先教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為

教頭教保丁焉一都保分為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至是引呈府界藝成者。十月河北澶州保甲見於崇政殿召執政賜坐閱試官其優者三十六人餘賜金帛有差時府界及三路保丁凡六十九萬有奇。按兵志熙寧九年繫籍義勇保甲及民兵合七百一十八萬有奇

詔罷合祭親

祠北郊

初張璪議親祠北郊上已從之既而又令禮官講求於是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

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泰元天也媪神地也又曰涓選休成天地並況此天地同祀可以槩見恐非自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選冢宰攝祀亦恐未必

合古然終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循舊例知禮院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攝事則於父母天地之義若有隆殺願陛下遇親祠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親祠北郊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祠上

**河決澶州復北流**決小吳埽初河雖復東流然水行地上下視州縣至是大決轉而北流既而提舉官燕達言小吳故道斷新流難塞詔達還上曰陵谷更變雖神禹復出亦不能強蓋水之就下者性也今以州縣為礙致遏水勢不由其性此乃治水之事非治水之道也若以道觀之則水未嘗為患但州縣為水之患耳又曰以天下觀之黃河一帶也以河北觀之則為害極大順其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河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史臣曰熙寧間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而議者乃始欲復禹故道上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多崇虛語過有勞費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上雖藉其才然每抑之

**六月命**

備要六十一

**內侍李憲經制熙河**

發殿前虎翼四指揮令憲將之以行又以王中正同簽書

涇原經略總管

**追封程嬰杵曰**

嬰成信侯杵曰忠智侯初承議郎吳處厚言二人保全趙

孤請訪其墓特加封爵至是訪得二墳在絳州故封之

**河北蝗**

詔捕

**秋七月**

**命李憲等分道伐夏國**

初環慶經略使俞充知上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

謀報云夏國母及梁相公者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因囚之且秉常事大國有何可罪乃被幽囚此正與師問罪之時今若一舉而復漢唐兩河之地其費不過五年歲賜秉常之數蔡確之排吳充也充既罷相確指王珪為充黨欲併逐之珪畏確引為執政時珪獨相父上厭之不悟確一日乘間謂珪曰上厭公矣珪曰為之奈何確曰上父欲收復靈武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運判何琬有違法事上語珪欲遣官按治珪以上意告檢正俞充

充以書告琬琬上章自辨上詰珪漏言珪退朝甚憂召充問之充對以實珪曰珪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當除君帥環慶亟上取靈武之章上喜罪可免乃除充環慶帥充至環慶議取靈武書奏而充暴卒乃以高遵裕代之鄜延總管种諤亦乞興師且言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來耳上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知樞密院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切上意益堅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上曰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官為之誰肯為用上不悅固請去不許它日又對數以未有大帥為言上諭以無其人副使呂公著曰既無人不若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竟命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之際內外莫不以夏羗鋒銳為憂今道逢堅屯而能一鼓蕩散自非將帥有略何以臻此憲以蘭州古金城池是為河湟要害請城之仍建為帥府。詔董氈會伐夏國董氈集六部族兵十二萬分三路與大兵會明年封為威武郡王賞其功

備要六一

### 立吏部四選法

分左右曹判吏部蘇頌請以武選歸吏部也。八月罷中書堂選悉

### 韓存寶伏誅

斬于瀘州坐討乞第失律也朝廷懲安南無功時方大舉伐夏故誅

### 九月續會要成

初仁宗時自建隆修至慶曆四年凡百五十卷熙寧初王

珪請續之凡十二年乃成止熙寧十年通舊增益成三百卷

### 冬十一月癸未朔日

### 有食之

太史言日當食驗之不食

### 罷樞密使副

上以樞密輔弼非出使之

官乃詔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

### 詔李憲等班師

初高遵裕以慶州蕃漢步騎八萬七千人

民夫九萬五千人种諤以鄜延兵五萬四千人畿內七將兵三萬七千人分為七軍方陣而進自綏德城出塞諤攻圍米脂寨遂乞不受王中正節度上以其有米脂之功詔從之諤入石夏銀三州遵裕復清遠軍入環韋二州中正入宥州劉

元豐四年

昌祚軍大敗夏人于磨哆隘乘勝至靈州城下奪門將入遵裕馳使止之遵裕繼至與諸軍合攻城凡十八日不下諤之師死者什二三又多潰而歸中正及他將之師亦以道遠乏糧多至逃死遂詔班師上諭孫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又兵民疲弊如此惟呂公著為朕言之○遵裕言涇原兵出塞者五萬一千有奇歸者萬三千人○高遵裕郢州安置種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而李憲獨免始議五路進討會于靈州憲輒不赴乃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樞密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新諸路皆赴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言雖不用士論與之

十二月置抵

當所

提舉市易賈青請在京置四抵當所委官任其事其後又行之畿縣及諸路焉

**壬戌**

元豐五年春正月以李憲為涇原路

制置等使

兼經略安撫知蘭州李浩副之種諤知渭州浩諤於制置司並用階級法

三月

停劉誼官

誼為江西提舉上疏論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弊及役法十害與賣鹽之患疏略云陛下

立新法本以為民為民有倍稱之息故與之貸錢為民有破產之患故與之免役為民有聯屬之任故教保伍為民有積貨之不善故設市易皆良法也行之數年法弊而民病色色有之請試言其甚者夫庸錢既厚則取民不得不多兩浙之民富溢其等者為無比戶多者七八百千其次五百千竊以舊法言之役之重者為鄉戶衙前其次鹽秤子其次酒務使為上戶者十年而一役費錢百萬則是年百千矣今上戶富者出八百千則是七倍昔日以一户計之十年之出已八百萬矣如此則民家之錢安得不空天下財產安得不蹙哉臣向嘗過淮南淮南之民科黃河夫夫錢十千上戶有及六十夫者湖南買弩樁官估二十百姓為費二千戶有及二十條者江西買軍須衲襖官估八百實費三千其他翎毛羽箭無不數倍甚可痛也又臣近巡歷洪筠據百姓訴州縣抑令置鋪賣鹽竊詳蹇周輔元立鹽法以救淡食之民今民間積鹽

不售以致怨嗟賣既不售月錢欠負追呼刑責將滿江西上  
批劉誼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惟舉一二  
偏僻不齊之事意欲槩壞賜黃裳以下千四  
大法宜加黜責以儆在位

### 親試舉人

百餘人及第出身

有差雨土。夏四月壬子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官

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

為之仍兼門下中書侍郎

改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以章惇張

璪為之置左右丞以蒲宗孟王安禮為之詔以五月朔行官  
制始改命百官以三省統領百職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  
下覆奏尚書施行。三省之制中書省掌進擬庶務宣奉命  
令中外無法式應取旨者凡命令之體有七曰冊書立后妃  
封親王皇子大長公主拜三師三公三省長官則用之曰制  
書處分軍國大事頒赦宥德音命尚書左右僕射開府儀同

侍中

五

三司節度使凡告庭除授則用之曰誥命應遷改職秩合命  
詞則用之曰詔書賜待制大卿監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則用  
之曰敕書賜少卿監中散大夫防禦使以下則用之曰御札  
布告大號令則用之曰敕榜賜酬及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則  
用之大事奏稟得旨留所得旨為底別以黃紙書中書令宣  
侍郎奉舍人行訖錄送門下為畫黃小事受批降若覆請及  
入熟狀擬進得旨者亦以黃紙書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為錄  
黃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大事則稟奏其付授者用宣小事則  
擬進其付授者用劄先具所得旨關門下省審覆面得旨為  
錄白批奏得畫者為畫旨門下省掌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  
駁正違失凡受中書省畫黃錄黃樞密院錄白畫旨皆留為  
底及尚書六曹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給事中讀侍  
郎省侍中審進入被旨畫聞則授之尚書省樞密院即有舛  
誤應舉駁者大則論列小則改正凡吏部擬六品以下職事  
官則給事中校其仕歷功狀侍郎侍中引驗審察非其人則  
論奏省覆刑部大理寺所斷獄不當罪則以法駁正之尚書

省掌施行制命曰吏部曰戶部曰禮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皆隸焉凡天下之務六曹所不能與奪者總而決之應取裁者隨所隸送中書省樞密院事有成法則六曹準式具鈔令僕射丞檢察簽書送門下省畫聞官制始行建尚書省為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為宰相既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職貳左右僕射為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三省分班奏事獨中書取旨門下尚書不與元祐初始同取旨。尋詔門下有差除更改事更不關報御史臺諫院。又詔秘書殿中內侍入內內侍省不隸臺察其尚書六曹分隸六察。八年十月以劉摯言差除更改事依舊於當日關諫官御史。官制成以給舍為門下中書外省元祐初改為後省。元祐元年定郎官為三十五員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庫部都官兼司門屯田兼虞部又立磨勘止法待制太中以止通議大夫餘官止中散大夫。四年詔以御史知雜事為侍御史言事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

曾

### 鞏為中書舍人

鞏嘗叙戰國策說苑諸子及梁陳書識者以為為可比劉向初與王安石善

安石稱其文章謂世無有如水之江漢星之斗。上嘗問安石何如人鞏對曰安石文章行義甚似揚雄以吝故不及上曰安石輕富貴何吝耶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為而吝於改過。呂公著謂鞏為人不及議論議論不及文章錄

### 唐段秀實後。五月命內侍李舜舉同徐

### 禧如鄜延議邊事

先是李憲欲塞前罪乃上再舉之策時朝廷已知陝西民困更不調

夫憲乃牒都轉運司調發以和雇為名人給錢二百且云受密詔若違令斬都轉運以下民間騷然相聚立柵於山澤不受調知通親諭之不聽巡尉逼之則執挺欲闔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前出塞死於凍餒者十五六存者皆憚行西京留守文彥博上言師不可再舉樞密呂公著亦力言不可秦鳳運判范純粹奏師出有期而帑藏匱乏芻糧未備今竭關陝之



之力圖此一舉而事理如是無可濟之理關中必亂上始信之召公著慰勞知延州沈括請盡城橫山且云寨北烏延城正據山界東望夏州八十里西望宥州四十里下瞰平夏最當要衝乞移宥州於此使虜不得絕磧為寇乃詔罷涇原之役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舜舉同給事中徐禧往鄜延計議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以好語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洒掃之職爾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歎

### 夏人寇邊

鄜延王英死之

### 六月召

李憲赴闕罷西師再舉之議。詔三省各

### 舉職

詔自今事無大小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省奉行

### 秋七月決大吳埽

### 堤

時河溢北京內黃埽決之以紓靈平下埽危急也

### 八月河決原武

命塞之至

仲冬畢工

### 九月夏人陷永樂城

先是朝廷從徐禧之議命禧及李舜舉沈括發

延州蕃漢軍八萬役夫荷糧者倍之即永樂小川築新城距故銀州二十五里城成賜名銀川寨夏人聞城永樂舉兵來爭禧及舜舉亦自米脂引兵趨銀川寨禦之賊二十萬眾攻城高永能曰羗性如狗不意而輒加笞叱則氣折不能害人若遲疑不斷縱其陸梁將無所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兵亦不敢進此常勢也塵埃漲天必數十萬之眾使俱集則眾寡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捋其鬚謂永能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永能退拊膺謂人曰吾不知死所矣鄜延副總管曲珍出戰敗績將官寇偉死之永樂城依山無水將士渴死者大半至絞馬糞而飲之惟禧舜舉有水兩壺一日忽有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聞無水已三日矣禧以壺水揚于外以示之曰無水此何物也虜笑曰止於此矣夜半城遂陷禧舜舉及陝西運判李稷俱死之曲珍及王湛李浦逃歸蕃漢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

皆歿舜舉將死裂衣襟奏云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  
禧不知所終或云禧實不死有自虜還者嘗見之奏至上覽  
奏慟哭左右莫敢仰視既而嘆曰永樂之事無一人言不可  
者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上曰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  
在外惟趙高言用兵不是好事耳尋責沈括散官安置隨州  
○知延州劉昌祚言永樂之敗一日失馬七千匹不知平時  
費幾何而致是寧不惜哉或言

### 安化蠻寇邊

臣王竒

緣是役而死者亦十餘萬人云  
將費萬死之時蠻以歲飢掠省地廣西轉運使馬默上平蠻  
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宵道郭遠怯懦邕城陷  
沒蘇緘老謬歸仁鋪覆軍陳宗儀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  
不戰儂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歐希範誅滅乃杜杞之方  
略此足以驗矣今安化州蠻作過而宜勸土丁萬人素號得  
力其中必有二三千人可以重賞使之上謂宰執曰默意欲  
用兵爾其爲人麓踈付之未必辦事且所言本路兵丁足用  
若用之便言不足正如匠人造屋小計之既興功乃見材費

浸多用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遠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  
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  
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又曰事之將然天常  
見象但人不能知熙寧八年十月彗見軫軫長沙星朕以安  
南爲憂王安石以爲不足震不閱月安南叛前年彗出郎位  
沒於張去歲興西師乃去郎位示事由朝廷本非夷狄起事  
之象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於用兵此亦數也上曰天下  
事莫重於兵社稷安危所係措兵既定則其他皆粉澤而已  
上又曰前世亂者皆無賴不逞之人藝祖平定天下悉聚四  
方無賴不逞之人刺以爲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節以軍  
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  
動無賴不逞之人既聚而爲兵有以制之無敢爲非因取其  
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自  
古未有及此者藝祖養兵止二十三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  
餘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  
當京師則無內變外內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

蓋因於此王珪曰會要言國初兵制雖詳然莫能推明其意張璪曰非陛下神聖孰能知之 冬十一

月以李憲為熙河秦鳳路制置等使 兼經略安撫其

經制邊防 賜緡錢助邊 內藏錢百萬賜熙河戶部右曹錢百萬賜鄜延陝西諸司

財用依舊 及封樁錢三百萬分賜 除川峽官携家禁 景靈

宮殿成初行酌獻禮 初詔景靈宮作十一殿以時王禮祀祖宗至是殿成告遷

神御。尋又詔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紹 大赦 官繪像

聖三年四月詔自今景靈宮朝獻分兩日 臣僚子若 孫一人

**癸亥** 元豐六年春正月朔御大慶殿用劉

作要十一

九

几新樂 初上以朝儀物敝當改製詔閣門御史臺詳定

半儀為司撤覆輅幕屋屋壞毀新玉輅上不擇久之上自即位於禮樂之事未皇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揚傑

條上舊樂之失大臣有言秘書監致仕劉几知樂者乃召几赴京議樂判太常寺王存又乞召禮部侍郎范鎮參議既而

几等言太常鍾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樂太祖嘗言其聲太高雖李照胡瑗再定比

王朴樂微下及鑄大鍾或譏其聲弁鬱亦不用郊廟依舊用朴樂今請遵祖訓下朴樂二律用仁宗所製編鍾追考成周

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及范鎮召對為上言定樂當先正律鎮作律尺龠合升豆區黼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一稔二

米真黍以定黃鍾而凡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時去冬十二月也鎮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初傑欲銷朴舊

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乃詔許借朴鍾為清聲不得銷毀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鍾已弊者

一縣樂工不平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

### 修前

## 代陵廟。夏人寇邊

將官揚定死之虜衆數十萬奄至知蘭州李浩閉城距守

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全合淝也乃募死士百餘夜縋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既而降詔擢文郁知州事。尋又入寇麟府將郭忠紹敗之寇麟州知州訾虎敗之

## 夏四月雨土。五月兩朝

## 寶訓成

先是王珪言天聖中真宗正史成別錄三朝寶訓今當修兩朝寶訓乃詔林希修進至是上之

## 旌孝子支漸

漸資陽人也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三時號泣負土培墳哀毀瘠甚白蛇

狸兔擾其旁白雀白鳥日集于隴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其鄰勾氏子自娶妻即弃其親不養觀漸行因爲感動迎其親還舍同時又有簡州鄧宗古汝州沈宣皆以

傳事十一

孝行蒙褒賜束帛。自熙寧以來迄靖康以孝義著於傳者

自朱壽昌至張晉卿

## 閏六月富弼薨

遺表大略言忠詞杜絕諂諛日

聞去歲大率西伐無有諫者又言輔弼之任論議之臣皆當極天下之選彼貪寵患失柔從順媚之徒豈可利而使之又言天下之大非智力可周惟誠意可通也則山海遐僻莫不感動而况朝廷之上乎今上下情意否塞不通百姓愁怨失其所者無由上達願推本忠厚之教以至誠通達天下又言宮闈之臣不可專委兵柄統制方面蓋挾權怙寵陵鑠上下人心不服易以敗事又言興利之臣爲國斂怨又言西事大爲可憂若再犯邊則關陝震蕩願速下明詔許其改心效順又言前舉秦晉之民肝腦塗地哭聲相聞窮而無歸恐生他變願擇循良之吏賑貸存恤若夫要道則在陛下聖心之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望陛下詳覽臣奏特留聖念弼早有公弼之望名聞夷狄遠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  
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輟視朝二日發哀于  
後苑贈太尉謚文忠哲宗篆其碑首曰  
顯忠尚德之碑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

### 秋七月祔孝

太祖之元妃及繼后也淑德皇后尹氏太宗之元妃章懷皇  
后潘氏真宗之元妃也初議更不發冊太常博士王古言徽  
號之與升祔禮均也發冊雖為祔廟之節文而升祔之重乃  
由發冊而後顯今既行升祔則冊禮不可廢乃詔升祔比太  
廟親祠用竹冊焉祔

### 以安燾同知樞密院

西邊用兵  
日久上益

厭之乃不次用燾燾力辭上曰西鄙未寧今日重事正欲賴  
卿謀謨耳時夏人款塞燾言宜遂撫納且戒邊臣毋為兵端  
既又請還疆土燾言比所得有非要害處固宜予以示恩然  
羗情無厭今則未可當使知吾宥過而罷兵不可使知吾厭

兵之意。先是燾嘗上諸司敕式上諭燾曰設於此而逆彼  
之至曰格設於此而使彼之效曰式禁其未然之謂令治其  
已然之謂敕修書者要當如此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今之格  
式令敕即典則也若其書字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  
矣

備要上

二

材之嘆宗孟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視  
宗孟久之宗孟懼無以自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  
耶若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使自朕即位惟見此一人他  
人則雖迫之不肯去矣又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揚雄之  
賢上作色曰揚雄著劇秦美新豈佳士

### 八月蒲宗孟罷

時為尚書右丞坐違法繕治府罷  
知汝州先是宰執同對上有無人

也王安禮嘗戲宗孟曰揚雄為公坐罪

### 九月癸卯朔

日有食之。冬十月夏人納款

仍乞還侵地撤  
邊戍長為分藩

乃賜秉常詔略曰藩服不恭削地示過咨於故實匪朕所私  
其地界已令廊延經略司指揮保安軍牒宥州施行候疆界

了日歲

賜依舊 限度煤額

歲以一萬為額每道為錢百三十千

孟軻封鄒

國公

明年夏詔以軻配食文宣王封荀况揚雄韓愈為伯並從祀

十一月丙午

郊罷合祭。幸新尚書省

去年詔建尚書省至是成車駕臨幸官僕

射丞家一人進尚書以下官一等

文彥博致仕

時判河南府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

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筭致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

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

十二月夏人寇邊

年未六十以狄兼善故事與焉

初經制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按古步法以計戍卒復募游兵隨方應禦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眾急攻

天如兩電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城外得賊

是歲高麗王徽卒

上憫焉遣官祭吊前此未尸五萬之有也。徽在位三十八

年治尚仁恕為東夷良主徽子順王勳嗣百日卒弟宣王運嗣運仁賢好文內行修飭每賈客市書至則縈服焚香對之

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五百里王居開州蜀莫郡號曰開成府依大山置宮室立城壁名其山曰神窩民居皆茅茨

覆以瓦者纔十二以新羅為東州樂浪府號東京百濟為金州金馬郡號南京南平壤為鎮州號西京西京最盛凡三京

四府八牧郡百有十八縣鎮三百九十洲島三千郡邑之小者或只百家西北接契丹恃鴨綠江以為固江廣三百步其

東海水清澈下視十丈可鑿凡海至高麗即清入登州經千里長沙即濁東南望明州數日水皆絕碧至洋中則黑海人

謂此無底之谷也官有中書省中樞院平章事參知政事中樞使翰林學士知制誥大抵倣中朝國子監有四門李李者

至六千餘人三歲一貢率百官以米為俸兵出於民番衛王府國人崇儒尚釋仁柔而惡殺其刑無慘酷惟殺人者死傷

人及盜抵罪  
皆近古也

**甲子**

元豐七年春二月宗暉封嗣漢王

嗣漢

王自宗暉始

夏四月夏人寇邊

延州將官呂真敗之。六月寇德順軍巡檢王友死

之。九月寇定西城將秦貴敗之。十月寇靜邊寨鈴轄彭孫敗之。又寇涇原。又寇熙州。十一月寇靜邊寨隊將白玉

李貴死之。秋七月伊洛溢。河決元城

浸北京遣使振卹賜溺死

者家錢。冬十一月夏人來貢

表略云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

歲尤甚歡和不意儉人誣間朝廷遂起大兵侵奪土地今乞陛下特還疆土通遐域之貢輸用息干戈庶生民之康泰上

令錄本付李憲。十二月資治通鑑成

授司馬光資政殿學士仍降詔獎諭上諭

輔臣曰前代未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初官制之將行也

上於禁中自為圖帖定未出先詔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

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光第四任提舉崇福宮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蓋將復用光也是

歲秋燕上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及呂公著為師保蔡確知光必大用乃謂邢恕曰上以君

實為資政殿學士異禮也君實好辭官晚進不敢通書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恕但與光子康書

致確語康以白光笑而不荅亦再辭而後受之。更茶鹽法。五年權淮西鹽是歲七月河北路始併大名府澶恩等

法。十州鹽皆官權。九月通廣鹽於柘全道三州亦從蹇周輔之請也額利增加一方騷然。十月權建劔州茶二州

茶自熙寧三年後許通商至是復權。明年二月惟在京府界及陝西路許通茶商餘路並行權。法從福建路轉運使王子奇之請也

乙丑

元豐八年

三月哲宗皇帝即位。遼大安元年。

春正月上不

豫。大赦。三月朔立皇子侑為皇太子。

賜名

大赦

上既不豫宰執入問疾至朝堂議建儲蔡確章

斬珪珪曰上自有子何議之有入對珪言去冬奉聖旨皇子

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凡三奏上首肯珪書皇太

子名進上頷之珪等又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上首肯太后

辭避珪等請至再三太后泣許又曰去歲皇子侍宴羣臣皆

嘗見之乞再瞻觀太后垂簾于福寧殿上皇子立簾外太后

諭珪曰皇子精俊好學略不好弄已誦論語七卷自皇帝服

藥手寫佛經祈福因出示珪等所書字極端正珪等拜賀是

日立為皇太子。初岐王顥嘉王顥日詣寢殿問起居至是

太后諭王非宣詔毋得入。初蔡確遣邢恕要太后姪向公

繪等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舍人恕

且言恕家有挑着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經幸留一

觀及入中庭紅桃花也驚曰白花安在恕執公繪手曰右相

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冲勿宜早定議歧嘉皆賢王也公

繪懼曰公欲禍吾家竟去已而恕反謂后與珪為表裏欲捨

延安而立其子顥顥已及惇確得

無變且稍播其說於士大夫間矣

上山朋于福寧殿

十八在位十九年謚曰英文烈武聖孝廟號神宗。上在東

宮素聞王安石有重名熙寧初擢輔政虛已以聽之安石更

定法令中外爭言不便上亦疑之安石堅持之不肯變其後

天下終以為不便上亦不專信任安石不自得求引去後八

年不復召勵精求治如恐不及總攬萬務小大必親或日昃

不暇食至兩宮遣人趣之侍臣有以為言者上曰朕享天下

之奉非喜勞惡佚誠欲以此勤報之也憤北狄倔強慨然有

恢復幽燕之志聚金帛內府欲先取靈夏滅西羗乃圖北伐

及安南失律喟然歎曰使赤子無罪死朝廷當執其咎永樂

之敗益知用兵之難於是息意征伐矣孝友仁儉根於至誠



慈聖光獻之喪既除而慕不已待岐嘉二王如布衣歡終上之世乃出外邸平生不御畋游不治宮室雖青城小苑跬步非幸謙冲退託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號誠帝王之盛德也史臣云視其建禮樂正官名崇經術肅武備省州縣抑僥倖以策問取士以常平養民以原廟奉祖宗以官使勸宗室經制一定至于今賴之豈不信然

### 皇太子

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后宮曰崇慶皇后為皇太后宮曰隆祐德妃朱氏後改慈德

為皇太妃上生母也太皇太后同聽政尋以太皇太后

生辰為坤成節○上甫十歲臨朝莊嚴左右僕御莫能窺其喜愠詔緣邊守疆場尋

却辰州蠻納土罷沅州修築堡寨罷京城邏卒放開河役夫及造軍器兵匠○十二月罷

備要卷一

五

後苑作坊院詔樞密三省同議邊事尋又詔樞密院中書通赴都堂議事

夏四月罷戶馬寬保馬限法有未便者以

次罷復之罷京東戶馬又詔京東西路保馬法元定年限迫急遂致騷擾先帝已嘗降詔詰責至今未能奉行其兩路保馬令依年限收買其剩買數目以充次歲之數尋詔罷

之以其馬給陝西騎軍及馬鋪餘納太僕寺罷府界新創牧

馬監及提舉經制牧馬司罷成都府利路買馬○罷在京東

西泗州物貨場罷諸鎮寨州縣市易抵當汴河堤岸司地課

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買撲場務佃賃田宅空地出限罰錢

罷在京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糧官提舉保甲官諸縣巡教

保甲官每歲農隙只赴縣教閱一月尋又詔自十月至正月

分四番教第五等兩丁之家放免○罷麟延圍耕○罷增置

鑄錢十四監○罷方田○復府界三路巡檢弓兵○罷水磨

元豐八年

於○初召司馬光呂公著于外未至遣中使迎勞太皇手書問以今日設施所當先光未及條上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城皇城內規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救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

**嚴內降覆奏法**  
詔傳宣內降並由中書樞密院覆奏。元祐初諫官王巖叟奏云今日所急在人才須節節有人以為備則朝廷多正論然正直者小人所憚朝廷常有可忌憚之人則朝廷安又奏聖人不以無過為美而以改過為美不以無諫為美而以從諫為美又奏臣節以不回為忠主意以易回為聖又奏兩宮垂簾杜絕內降更乞陛下照管太皇曰甚言語試問官家上曰無之巖叟曰如此幸甚蓋斜封墨敕不宜於今日有之自古此事盡出於外交結宦官女謁遂賣官鬻獄無所不至不可不防微不可不奏知太皇曰卿言極是決然不至有

**出內侍宋用臣等十三人**  
以改轉此不須憂也

備要十一

十一

**遣使察舉監司**  
詔舉行舊法分遣郎官御史察舉諸道監司

**召呂公**

**著侍讀**  
公著時知揚州遵先帝意召用之入見奏陳十事一日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

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

**五月京師地震○王**

**珪薨**  
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守成而已時號為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

領聖旨既退諭稟

**賜舉人第**  
以亮陰不親策其應直赴事者云已得聖旨

別號試策一道賜劉遠等千四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以蔡確韓縝為左右**

**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  
光居

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赴闕入臨衛士望見皆以

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太皇聞之詰問主者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者光言宜開言路彘上疏略曰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且言臣昔以此事仁宗又以此事英宗又以此事神宗今以此事陛下既而復上疏曰臣竊見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理思用賢輔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足已自是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清衷佐佑鴻業而多以己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之所欲爲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沉溝壑專欲遂其狠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誰不受富貴而畏刑禍於是縉紳士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依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僥倖大言面欺輕動干戈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罄竭狼狽奔潰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弃捐於異域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以資武備

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錢以供軍須遂使九土之民失業困窮如在水火此皆羣臣躁於進取惑誤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比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巡邏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等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夫爲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賢愚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伏願早賜施行昔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答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答者始得全武帝作益鐵權酤均輸等法天下困弊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論而罷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年悉禁止罷遣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橫爲民害益鐵日進羨餘順宗

即位皆罷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切不可泥三年不改父道之說也其乞罷保甲略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近年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保正以泥糊除草爲名日聚教場得賂則縱之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種稼穡之業幾盡廢也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鉅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臣不知設保甲於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將何所用哉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而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追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資盜也臣愚以爲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又乞罷免役略曰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蓋自古及今未之或改熙寧中執政者謂百姓惟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據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有之自餘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長戶長壯丁未聞破產者也其鄉戶衙前所以破產者蓋由田野愚贖之人不能幹事主彼官物或因水火損敗或爲上下侵漁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各衙前又在公庭勾當精熟每經重難差遣積累分數別得優輕場務獎借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向者役人皆出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歛愈重非所以寬之也故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而貧者困窮日甚殆非所以抑兼并哀憫獨均

賦役也而又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所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  
或一縣至數萬貫以興恩賞規進取又國家舊制所以必差  
青苗戶充役人者爲其莊田家屬有罪難以逃亡故頗自重  
惜今雇浮浪之人充役常自恣爲不法一旦事發單身竄匿  
則何處不可投名也又農家所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  
無出錢者行新法以來青苗免役及賦歛多責見錢錢米私  
家所鑄要須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自傷農况迫於期限不  
得半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家之糶糧未暇更留若值凶年  
則又無穀可糶人人賣田無所可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鬻  
薪來年生計不敢復議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爲宜悉  
罷免役錢其州縣諸色人並依舊制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  
替見雇役人其衙前先召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  
鄉村人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賞所有  
見在免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爲率存二年之蓄  
有餘則歸轉運司其乞罷將官略曰州縣者百姓之根本根  
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故自古以來凡置州郡必嚴其武備

設長吏必盛其侍衛非以重其權驕其人也乃所以安百姓  
衛朝廷也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爲將帥之官凡州縣  
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  
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  
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別置將官使之專切訓練其  
逐州總管以下皆不得關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  
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  
事教閱臣愚以爲職在修舉在於擇人不在於設官苟不得  
人雖將官亦何所爲况今之將官即向之總管等官也豈爲  
總管時則不能舉職爲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  
益事實非徒無益兼亦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爲州縣之吏及總管等官而  
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  
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  
得直差須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  
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臣略舉目覩一事以

證其餘先帝敕西京留守親詣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  
充白直者於條皆不得出城經宿所留者剩員七八人而已  
西京天子別都也其守禦不固如此留守前宰相重官也其  
侍衛單寡如此况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  
今獨緣邊州軍城隍岑固士卒衆多可以守禦自餘州縣既  
無深溝高城又乏士卒羣盜猝至何以責其竭節守義臣愚  
以爲河北陝西河東京西等路腹內州縣宜以漸修築所治  
之城州城稍高縣城次之不必廣大所以然者高則難踰小  
則易守故也屯駐兵士大藩常留千餘人小州亦留數百人  
悉罷將官其逐州縣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同共提幹教  
閱仍令逐州各選有勇力武藝之人充弓手以衛守城邑討  
捕盜賊其州縣吏所給白直迎送之人皆如嘉祐編敕以前  
名數如此則力可以守然後遇寇盜之至責其棄城等罪而  
誅之彼亦甘心矣起光知陳州過關留之而有是命光上疏  
辭免略云先帝以睿智之性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  
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陛下深知其弊即政之初

情要六一

光

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乎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  
可知陛下何憚而不悉更張哉譬如人有誤飲毒藥致成大  
病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減之積以歲月然  
後盡捨之哉臣向言保甲免役將官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  
衆宜先變更何爲不可太皇遣中使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德  
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贊佐邦家切欲與君商  
量政事卿又何辭可降詔開言

### 求直言

先是五月詔略曰爲治之要納

諫爲先有能以正論啓沃者豈特受之而已且不愛高爵重  
祿以獎其忠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或迎合  
已行上則觀望朝廷徵倖希進下則銜感流俗干取虛譽審  
出於此而不懲文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  
已也司馬光上疏略曰臣伏讀詔書固盡善矣中間逆以六  
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可以六事罪之矣其  
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  
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

謂之扇搖機事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言民間愁苦可憫則可以謂之銜惑流俗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望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使天下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不憂黜罰則中外之情遠近之事如指諸掌矣凡三奏乞改前詔乃更下詔許中外實封言事○知慶州范純仁言向來朝廷修立法度付之有司固欲便民益國也如慈父寄食哺兒意豈有不善哉而哺者無愛兒之心不量飢飽多少之節惟曰哺之而已不恤其他則兒不病而死者幾希矣今吏之行法者不卹民之利害惡欲曰惟知行法而已不卹其他則宜其百姓疲弊無告也然則郡縣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寄者知之軍政之弊三帥與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伏望各使條陳無或隱蔽某事利人益國可以興行某事勞擾煩費可以簡省某事蠹害公私可以釐革天下幸甚○呂公著既上十事太皇遣中使獎諭且

情事八十一

六

曰當此拯民疾苦更張何者為先具悉以聞公著上奏略曰自王安石秉政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衆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雇所宜無令下戶虛有輸納上戶取其財中戶取其力則公私自然均濟保甲之法只令秋冬月農隙教習仍只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則衆庶稍得安業無轉為盜賊之患如此三事並須別定良法以為長久之利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過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鹽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又曰必欲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為急同日又上奏曰臣乞陛下廣開言路登用正人恐陛下深居九重未能盡知人才於是薦孫覺方正有學識范純仁勁挺有風力皆可充諫議大夫

等官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摯性資端厚可充侍  
御史蘇轍王巖叟並有才氣可充諫官言事御史太皇封公  
著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當與未當光奏公著所陳無有不  
當惟有保甲一事欲就農隙教習臣謂既知其為害於民無  
益於國便當廢罷更安用教習於是光又薦劉摯公忠剛正  
終始不變趙彥若博學有父風內行修飭傳堯俞清立安恬  
淹滯歲久范純仁臨事明敏不畏強禦唐淑問行已有耻難  
進易退范祖禹溫良端愿修身無闕此六人或處臺諫或侍  
講讀必有裨益○九月侍御史劉摯言侍講陸佃蔡卞皆新  
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公望則素輕乞罷其兼  
職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弟淳茂老成  
之人以充講讀遂命趙彥若傳堯俞兼侍讀

### 秋七月嚴

### 奏讞法

先是有以強盜及故殺鬪殺情可矜者讞于朝  
法官援例貸免刑部郎杜紘以為多不實請勿  
貸於是司馬光主之乃詔奏讞不當者按罪起居郎范百祿  
監察御史邵材皆爭之不從死者甚衆皆自紘發之其後范

純仁亦以為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乃詔大辟刑名  
疑慮情理可憫公案令刑部看詳不得致有枉濫

### 月詔舉諫官

初詔做唐六典致諫官尋又詔待制以  
上舉堪充諫官二員時已除范純仁唐

淑問朱光庭蘇轍范祖禹為諫官太皇問執政曰此五人何  
如章惇曰故事諫官皆兩制以上舉然後執政擬今除目自  
中出臣不知陛下何從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啓后  
曰此大臣所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啓由是  
韓縝司馬光以純仁呂公著以祖禹親嫌為言惇曰臺諫所  
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為  
臺諫皆徙他官今當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  
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妨賢者進臣寧避位惇曰縝  
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一他日姦臣執政援此為例非國之  
福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兩制以上奏舉故有是詔淑問  
光庭轍除命如故改純仁兼侍講祖禹著作佐郎

### 罷義倉



○河決大名○葬神宗于永裕陵

先是九月朔范祖禹

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故皆斬衰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不為三年之喪惟國朝祖宗外庭雖有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已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暮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暮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而為之又以月而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黻服三日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耳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既不可追且衰裳不可以服勤則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視事亦是也臣愚以為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

備要十一

十一

衰至暮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暮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服惟未純吉至大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又奏曰天子者天下之共主故其喪使天下共服之今朔望之禮羣臣朝服以造殯官是以吉服臨喪也人主獨以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也凡此皆禮之所不安也今欲風天下以忠者莫如先正此禮然古者君臣居喪而行吉禮則服冕既畢禮則服衰今人主素服以聽朝而人臣朝服以治事亦古之遺法也唯羣臣燕服當為之制暮年之內純用縗素小祥可以有色而漸加以緣使脫去朝服而猶知有喪則人情不可得而忘矣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古者禮不下庶人唯遏密三年所以為君服也今祔廟之後羣臣不樂而百姓無禁是殺禮以姑息習為俗樂之浮民而使人不知君臣之義也彼不為樂必有他業以養其生豈遽至於困窮禁之合於禮而無傷於俗請禁之便司馬光主其說下禮官議而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喪祭從先祖且遺制不可改也乃止

**纂者**

戶長壯丁

知吉州安福縣上官公頴奏曰耆壯戶長法於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往日所募之錢除承帖人及刑法司人吏許用外其餘一切封椿若以為耆壯戶長誠可以廢也即所用之錢自當與百姓均減元額今則錢不為之減又使保正長為耆壯之事催稅甲頭任戶長之責是何異使民出錢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乃詔並募充仍等第給雇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諸路所椿耆戶長壯丁錢數撥入役錢內一處支用通寬剩並不得過二分有剩即行均減

坊正 並募人充 十一月 神宗 祧翼祖 ○ 以 復

鮮于侁為京東轉運

熙寧末侁嘗為是官至是復除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

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為諸路模範矣又曰安得百子駿布

于天 十二月 于闐進獅子却之 ○ 是歲六月

程顥卒

顥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嘗令澤之晉城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

寧初除監察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懲慾求賢育才為先上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弟頤為首每勸上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顥每進見必為上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而未嘗及功利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顥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與顥雖道不同而嘗謂顥忠信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顥每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為之動嘗謂安石曰管仲霸者之佐也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苦要作不順人心事何耶但作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安石曰此則感賢誠意既而有於中書大惇者安石大

怒遂以死力爭之而黨與分矣顛居職數月章疏十上其尤  
繫教化之本原者則論王霸等篇是也其論王霸曰得天理  
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  
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  
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  
在審其初而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心先立則邪說  
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陛下躬堯舜  
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道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  
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攷其時則皆駁雜  
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則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  
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苟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  
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  
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  
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則天下幸甚其論正學  
禮賢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

備要十一

十一

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義理不先盡  
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  
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  
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必  
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  
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燕必有誦訓  
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  
命老臣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  
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講  
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此則聖知益明王猷允塞矣其論養賢  
曰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  
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  
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  
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  
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

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  
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才  
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  
觀其才識器能也察之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  
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  
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  
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無負於天下矣竟以言  
常平法不便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鎮寧軍判官顥後  
求對上曰有甚文字顥曰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  
字更復何用欲夫而上問者數四顥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  
爲言尋監洛河竹木務神宗念之欲召使修三經義執政不  
可命知扶溝縣扶溝地旱歲有水旱爲經畫溝洫之法未及  
興工而去官他日顥語人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歲  
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開其端使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  
者三爲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平居無事  
服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

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廢興繫焉是  
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廢興則非  
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  
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酒稅上即位召  
爲宗正丞未行而卒顥與弟頤少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  
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  
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  
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  
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  
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  
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塗生民耳目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  
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閉塞辟之而  
後可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  
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  
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死也識與不識莫不  
哀傷文彥博采衆論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序之曰

周公沒而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而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學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顥嘗論熙寧初張戩爭新法不可行遂以語觸王安石因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悟上心遂成今日之禍吾黨當與安石分其罪也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十一



